

論“愛情三部曲”

中文系三年級巴金創作研究小組

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包括“霧”“雨”“電”）所描寫的是大革命失敗後一段時期的社會現實和革命鬥爭。在描寫革命鬥爭方面，基本上是失敗了。但是在反映現實的黑暗和罪惡方面，有一些真實的東西。

作品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作者寫到礦工生活時說：“在那里工作的人真正苦得很，他們連呼吸空氣的自由也沒有。”“他們的慘苦比從前美洲黑奴，從前俄國的農奴還要利害十倍。”“在那里作工的人叫做砂丁。他們完全是奴隸，被賣給資本家的。而賣身的錢却給人販子拿走了。砂丁初進工廠里都要帶上腳鐐，為的是怕他們逃走。”而剝削階級呢？“他們在跳午廳里，正揀着漂亮的少女跳午調笑，在大賭場里，在大旅館，在跑狗場里，紳士和名媛們正在一擲萬金地縱欲狂歡”。

更主要的是那個時代的 白色恐怖令人寒心。“只要多說幾句中聽的話，就有殺頭的資格。”“青年學生只要看兩三本社會科學的書，或者說幾句對時局不滿的話，就會被校長檢舉”，“逼得學生沒有事情可做，只有講戀愛，讀愛情小說。”吳仁民正確地把當時的社會看成是地獄。他說：“我看見許多青年被剖腹挖心，給槍斃殺頭，給關在監牢里受刑，受拷問。”許多革命志士和無辜青年被慘害了。李劍虹失蹤了，高志元、雄無端被殺害了，而至于那些乘車兜風的男女，每天晚上輾死一個“象陳真那樣的犧牲者”不知有多少！

“黑暗罪惡專制統治着一切”，當時社會是腐朽到了極頂了。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感到或親身遭受到迫害的知識青年，起來反對這個罪惡的舊制度。這正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在這樣一個動盪的年代里，人們的思想行為並不是一樣的，有的青年受到了社會的迫害，沒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沒有去和工农結合，于是採取了簡單的報復手段，甚至挺而走險，以發洩小資產階級的一時狂熱，象敏、陳清等人就是這樣的。有的則抑郁、苦悶，凭着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對當時的黑暗勢力作個人主義式的反抗，陳真、吳仁民、李佩珠大致屬於這一類型。還有部分人雖然也對舊制度不滿，但他們被舊禮教拖住了，他們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妥協投降，最後也被舊社會糟塌了，象周如水、秦蘊玉、張若蘭等人就是這樣的。當然，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進步青年找到了黨，找到了馬列主義，和工农真正結合了，在革命的鬥爭火焰中把自己鍛煉成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然而，這樣的工人階級革命家，巴金却似乎完全沒有看到。在“愛情三部曲”中，作者雖然企圖寫出一些革命者，但他思想中的無政府主義促使他寫出的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些無政府主義者。

首先看看陳真。這個人物，雖然“在‘雨’里他一出場就被輾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籠罩全書”。這裡，作者的意思是說，陳真其人雖然死了，但陳真的精神不死，他成了鼓舞他的同

伴前進的力量。在“雨”里“電”里，作者幾次通過劍虹，方亞丹，吳仁民的口說陳真是一個“勇敢”“熱情”“有才干”的好同志，說他的“精神不死”，並且說：“世界上再也不會有这样的同志了”。僅僅是陳真的著作和翻譯，就把李佩珠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引向革命，成為一個近乎“健全”的人，影響之深遠，可見一般。作者是把陳真當做一個對革命赤誠的職業革命家來寫的。他為了他的信仰和革命事業，日夜著書立說，絲毫也不曾考慮到他那個肺病臨危的身體，相反地，他想到自己為“革命事業”工作的時間不多了，反而更加拼命地工作，根據作者說他是“為了大眾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和青春”。是的，陳真是站在當時社會的對立面，熱情地頑強地工作着，他對周如水向封建勢力妥協投降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想把周如水從封建倫理的腐朽觀念中解放出來。然而，一切漂亮詞藻，掩飾不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本質。在他的心靈深處，正在追求着一個不朽的英名。他說：“我也有我的滿足，我的愛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將來有一天，我會看到我的成績，我的愛和恨會有什麼影響。”又說：“我的種子會發芽來，他會成長成熟的。那時候，會有人蒙着我的愛，蒙着我的恨。”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根柢還是沒有超過個人主義的圈子。他在很多場合儼然以先知先覺者自居。自命不凡的人必定是一個瞧不起羣眾的人。似乎整天忙碌，連一秒鐘的休息時間也沒有，但他卻不去發動別人來幫忙，說什麼“我一個人要休息，許多事情就會因此停頓”。似乎沒有他，地球也不會運轉了。把羣眾看成是羣盲，正是這些個人主義者的世界觀的特色之一。他們把自己裝成救世主，悲天憫人。既沒有先進的世界觀作指導，又不相信羣眾，往往憑一時的衝動和興趣，憑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來搞工作，自然就不能堅信黑暗的社会終有一天會被推翻。陳真自己也說：“我永遠給熱蒙蔽了眼睛，我永遠看不到將來。”當他想到自己的病危的身體時，就不能不感傷：“朋友們，繼續生活、奮鬥、爭閒氣、鬧意見，然而我要去了，到墳墓去了。我的寫過許多篇文章的手會腐爛成枯骨，我的作過許多激情演說的咀會爛掉下來，從骨架子里會爬出許多蛆蟲。別人會掩着鼻子走過我的身邊，或者用腳踢我的身體，或者在我的骨頭上小便。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這個名字了。好像我根本就沒有存在過一樣。即使有人提到這個名字，也會批評說：‘陳真這傻子，他只顧自己亂干，白白摧殘了自己，真死得可憐！’或者也會說，‘陳真是一個革命家，然而他現在死了，我們應該把他忘掉。’”個人的枯榮得失及人生無意義的虛無主義的思想，在這裡可以說是一古腦地表現出來了。這位成天躲在書齋中著書立說，以拯救世界為己任的自詡為了不起的“革命家”，實際上是一個脫離羣眾，脫離實際，思想空虛的個人主義者罷了。這也正是他的悲劇的根源。作者巴金卻用全付的精力歌頌陳真這樣一種所謂熱情、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家”。

其次我們來看看吳仁民。從書中可以看出：他渴求幸福的生活，他同情受壓迫者，他反抗舊社會，但是他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才去從事反抗舊社會的鬥爭。在他的靈魂深處，存在着不少極其骯髒的東西。他見到報上有一則少女求友的啟事，就寫信去追求，結果登啟事的人卻是一個男的，鬧了一場笑話。他迂見了熊智君，就捨棄了革命工作，發瘋地談戀愛去了，說什麼要“且在女性的懷抱里休息一些時候，再來以新的精力從事信仰的工作。”所以当高志元、方亞丹邀他去真正地從事實際鬥爭工作時，他却干脆利落地拒絕了，甚至與他們疏遠起來。

吳仁民雖然似乎意識到只有受壓迫者聯合起來，以他們受苦的臉織成一根鞭子，向舊社

会打去，才能粉碎它。他感到受苦人汇成一股洪流，可以撞碎黑暗地狱的牢门。但是他又瞧不起羣众，他把自己和羣众对立起来。“在热闹的人羣中間，他常常会感到寂寞……在沙漠上似的寂寞……他無論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孤立的人。”又不分青紅皂白地对羣众加以敌視，他不懂得只有少数統治者和剝削階級才是革命的对象。

也正由于他們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新生的无产階級的力量，他們也就被敌人的暂时强大懾服了，对能否摧毁这个“黑暗专制与罪恶統治着的社会”失去信心，情緒低沉。在一次宴席上，吳仁民問高志元为什么不怕被燒死，高志元說：“橫豎我們是要死的。如果不能毀掉罪恶，那么率性毀掉自己也好。”接着吳仁民就說：“把生命作孤注一擲，在一剎那間，沒有自己，也沒有世界，沒有爱，也沒有恨——那个境地真是我所羨慕的”。他們这个“革命团体”里的大多数人員的思想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这种歇斯底里的病态，并且也大都按着这种信仰和主張做去。敏是按着这种哲学在“革命”的，可是，不仅沒能毀掉罪恶，炸死旅长，反而使他們那个“革命团体”遭到了全盘破坏。陈清是按着这种哲学去做一番“偉大的”實質是愚蠢的无謂牺牲的。陈真又何尝不是按着这种哲学拚命地摧毁自己的身体呢！被作者認為“勇敢”的好同志“聪明”的慧，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还把他們这个团体所奉行的这种哲学的另一方面发展了，她說：“大自然給我們一种本能，一种慾求，我們就有权利使它滿足”，“所以，我們有空時間就應該快乐地渡过”。按着她的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她就为所欲为地玩弄男性，去找寻她的快乐。“霧”里的秦蘊玉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只是沒有象慧这样直言不諱和公开行动罢了。馬克思主义認為：一个革命者牺牲了，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民踏着先烈的足跡走去，終有一天会踏碎那旧制度，理想的生活就会建立起来。因此無論什么时候，总是怀着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活着、战斗着。这与巴金筆下的革命者們，有着何等重大的不同啊！

揚风想为吳仁民这一羣人开脫，說：吳仁民他們所以“苦悶、焦急、徬徨”，应从当时的社会去寻求緣因。我們不同意这看法。吳仁民的酗酒、放蕩、消沉頹廢，固然是旧社会逼出来的，另一方面，却也有吳仁民等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他們的虛无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他們的結果，他們想滿足个人的一切而不得时，才苦悶，焦躁、徬徨。而且應該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拋棄了个人主义思想，树立起工人階級世界觀的人，在“黑暗罪恶专制統治着”一切的时候，他們仍然会精神飽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作者認為李佩珠比其他一切人都站得更高，是一个“近乎健全的人”，那么我們就把她做为代表来看看吧。

李佩珠参加革命是因为陈真的書給了她以启示，这姑且不談。我們只着重看她在后来的思想言行。她对陈清的“要做一个自愿的牺牲”是怀着讚叹的心情来談論这一切的。至于敏的死，虽然她早已知道他要去行刺，但是她这样想：“已經下了决心了……他經歷了那么多的痛苦，眼看許多人死，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动毀了他”。因此，即使敏的行动“会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压迫”，还是由他去吧。

这难道談得上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对待同志的态度嗎？更令人气憤的是：她明知道敏要做一番未經任何人同意的冒險活动去行刺时，她不但不出来斗争，反而和吳仁民談情說爱了。他甚至“忘了黑暗，忘了悲痛，忘了周圍的一切”，完全沉浸在个人主义的情海中。一边

是为了滿足一时的激憤而自己去冒險；一邊是懷着“也許明天我就會離開這個世界”和“明天的太陽一定照常升起來的”的陰暗心理，在自由自在地不吝嗇自己的咀唇。這是一幅多么可憎的場面。他們的可恥的個人主義靈魂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這樣，我們從李佩珠的思想基礎到她的行動可知她也是個人主義者，她所堅持的“信仰”也是無政府主義。可是作者却毫無批評地肯定她，美化她。

他們這一個團體是談不上什麼組織領導和紀律性的，敏、陳清可以自作主張地去“貢獻犧牲”，所有的同伴不僅毫不批評這種行為，即使是整個團體都遭到破壞，他們還是同情這些人的行徑，景仰他們的“勇敢”。當吳仁民想要在女性的懷抱里休息一些時候，再工作的時候，這就是鐵定的法律了，誰也管不着，朋友的勸告則是可聽可不聽的。當張小川由一個“革命者”變為洋紳士的時候，他們之間不但沒有什麼鬥爭和幫助，反而，去為他的封建式的婚宴熱鬧一番。總之，他們之間是無原則地糾合在一起或者說是按着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式的信條糾合在一起。這裡真是“絕對自由”！名義上，他們也有自己的團體，以及工會、婦女協會、報館、學校之類的組織的，但是這些組織對他們這些“革命者”本人是沒有絲毫的約束作用的，它們只是這些“革命者”手裡一件得心應手的用來教育或者是感化羣眾的工具。他們彼此之間好象個個是領導者，但又誰也不是。因此與其說這是一個革命者的組織，不如說是一羣憤世嫉俗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西式的俱樂部罷了。

通過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革命者的本質和這個團體的性質了。他們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無政府主義為信仰，他們瞧不起羣眾，把自己放在與羣眾對立的地位。當他們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革命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他們首先是滿足個人利益。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成套的個人主義理論。（說什麼人生不光是為了給予也應享受等等。）他們反對封建專制和黑暗腐朽的社會，但是他們在反對束縛的同時，連革命所必須的組織性紀律性也反掉了。他們既無統一的思想，統一的行動，也沒有統一的組織。在他們的身上蘊藏着一種瘋狂的破壞力，在他們的一時的感情沖動之下，不管好的壞的都摧毀，也毀滅了他們本身。但是，在強大的擁有一套完整的統治工具的敵人面前，他們絲毫也不能動搖反動的階級統治。至多只不過使敵人驚慌一頓，扯破幾片破衣服罷了。作者企圖在揭露敵人的罪惡和腐朽的同時，給人們指出一條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對於揭露敵人的罪惡和舊制度的腐朽，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但是並沒有給人們指出正確的鬥爭道路。作者以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個人主義去反封建反階級壓迫，帶來的後果只是幻滅。這也正是小說中的人物悲觀失望感到前途渺茫，感到思想空虛無聊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因此揚風所說的：“在整部‘雨’中透露出未來生活的光輝，表現了走向未來的革命途程，充滿了希望信心和力量。”“在‘電’裡透過那威壓着人的白色恐怖，從革命者的血影和犧牲，能看到那未來的革命力量，感到那革命者前進的堅實步伐。”所有這一類的無根據的讚揚就象巴金一樣，以為“霧雨電”中的那樣的革命，就能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導向光明。這真是對中國革命的莫大的曲解！中國革命只有在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才能取得勝利。李佩珠為代表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根本不能領導中國革命的。他們如不改造，對革命只會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宇宙觀只是番了面的資產階級宇宙觀。他們的個人主義理論，他們的個人主義理想，是與社會主義直接對立的。他們的觀點所表現的不是那猛力使勞動社會化的資產階級制

度的将来，而是这个制度的现在且甚至是它的过去，即是盲目性对另散的、单个的、小生产者的统治”（见列宁文集第二册、100页）

在探讨了“爱情三部曲”的积极意义、消极意义及其原因之后，要来评价这本书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认为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人们强调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强调它的积极一方面，这是因为它起，揭露黑暗专制罪恶统治的社会的作用，可以激起人民去反抗它，摧毁它，是对革命有利的。它的消极方面，虽然在当时也是对革命不利的，也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没有突出地批判它的消极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到了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品虽然仍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的消极作用就更突出起来。“爱情三部曲”所极力宣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冰炭不容的，它对思想不健康的年轻人只会起腐蚀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来对它作一番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并且重点地指出作品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要让人们正确地去汲取，恰当地去排斥。“爱情三部曲”由于比较强烈地宣扬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所以我们说它消极作用比积极作用还要大些，但也不要抹煞它对当时“黑暗、专制、罪恶统治着的世界”的揭露这一积极方面。

1959年1月13日